

Sibylle Lewitscharoff

Blumenberg



布鲁门贝格

〔德〕西碧拉·莱维查洛夫 著

顾 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ibylle Lewitscharoff

Blumenberg

布鲁门贝格

〔德〕西碧拉·莱维查洛夫 著

顾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鲁门贝格/(德)莱维查洛夫著;顾苏译. —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327-7025-0

I. ①布… II. ①莱… ②顾… III. ①长篇小说—德

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219号

Blumenberg by Sibylle Lewitscharoff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by and controlled through Suhrkamp Verlag Berl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3-691号

布鲁门贝格

[德]西碧拉·莱维查洛夫 著 顾苏译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插页3 字数101,000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7025-0/I·4255

定价: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35

目 录

狮子 I	1
可口可乐	17
狮子 II	33
奥普塔图斯	45
星期天	63
切切殷忧	77
编号 255431800	89
番外一篇，关于叙述者责任的边界	101
埃及人	109
可疑的天使消息	133
海尔布隆	149

狮子Ⅲ 161

汉西 179

狮子Ⅳ 195

番外又一篇，叙述者将时间推至一年后 211

理查德 219

夜间邂逅 237

马瑙斯 245

身后事拾遗 259

狮子Ⅴ 271

在洞穴深处 279

致谢 299

狮子 I

布鲁门贝格^[1]刚把一盘新磁带拿到手里，正准备放进录音机，这时他从自己的书桌边抬起头来，发现了它。体型庞大，一身黄毛，呼吸均匀，毫无疑问是一头狮子。狮子向他看过来，躺在布哈拉地毯^[2]上，泰然自若地望着他，在靠墙不远的地方。

它应该是一头年纪比较大的狮子了，也许已过了盛年，但躺在那里仍有一股独特的力量。这一点布鲁门贝格至少在看第二眼的时候就发现了，那时他正在努力稳住心神。千万不要失去自制，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布鲁门贝格对自己说。也许这句话听起来不大准确，考虑到他即使在脑中构思句子时也一直遵守着严格的规律，因为他已经习惯把句子组织得井井有条，不容半点草率，也就是说要像他平常讲话那样条理分明，不管是面对一只准备好接受他的话语的录音机，还是一个孩子的耳朵。

布鲁门贝格很快意识到，这种情况下犯错在所难免，只有一种做法才是对的：耐心等待，保持冷静。他还知道，对他而言，狮子的出现是莫大的荣誉，仿佛是在经过长期准备和深入考察后以一种高级的形式传达给他的褒奖。布鲁门贝格深信，自己在年事已高之时受到褒奖实至名归。

唯独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狮子身上没有一点晦暗不清、行将消逝、与空气融为一体的迹象；它的轮廓也没有随着布鲁门贝格延绵不断的思绪来回颤动；这里没有反应狮子脑袋的镜像神经元^[3]在起作用，而是充满了幻觉般清晰的颤动。狮子真的就在那里，触手可及，一身黄毛。

[1] 目前国内对 Blumenberg 多译作“布鲁门伯格”，本书采用标准德语姓名译名译法，两者为同一人。

[2] 布哈拉(Bukhara)，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城市，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9至10世纪时为萨曼王朝首都，1220年为成吉思汗所占，1370年被突厥人帖木尔征服。16世纪中叶，乌兹别克人建都于此，史称布哈拉汗国。布哈拉人擅长手工艺制作，布哈拉地毯是古董地毯中的精品。

[3] 人脑中一群神经细胞。由于有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人类才能学习新知、与人交往，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模仿能力都建立在镜像神经元的功能之上。人脑中存在的镜像神经元，具有视觉思维和直观本质的特性，它对于理解人类思维能力的起源、理解人类文化的进化等重大问题有重要意义。

尽管布鲁门贝格提醒自己保持绝对的镇定，他的心还是狂跳起来。一头狮子！一头狮子！一头狮子！

他当然并不感到害怕。这头狮子看起来不像是从马戏团里逃出来的。他坐在又大又重的书桌后面，可以当作掩护，此外它十分安静地躺在那里，完全不像一只惊慌奔逃的动物，或躁动不安的嗜基督徒者。布鲁门贝格不由得自忖道，我是天主教徒，你尽管吃掉我吧，但他更愿意把这份轻率留给自己，充满期待地、礼貌地看着狮子，尽管表情还是显得有点过分好奇。也许这会刺激到狮子，布鲁门贝格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眼神中闪着热望。

狮子啤酒色的眼睛带着一种狮子般的沉静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其实狮子并没有真的在打量他，而是穿过了布鲁门贝格，看着他身后，也许穿过了整墙的书，也许穿过了屋子的围墙，也许穿过了1982年的阿尔滕贝格^[1]和明斯特城，落在了遥远的时间里。

他的心像失控的机器一样狂跳不止。

布鲁门贝格还没有与狮子对话过，迄今为止也没有

[1] 阿尔滕贝格(Altenberge)是位于明斯特西北部的一个区，位于德国北威斯特法伦州。

过这样的机会。与他心爱的阿克塞尔说话总是很容易，阿克塞尔是一只白毛牧羊犬，与他寸步不离。用手抚摸它浓密的长肚毛，轻挠它的脖子，都让他感到惬意的享受，令他放松，几乎就像一个幼稚的情人。尽管在爱狗人士中这一举动显然无可厚非，但与狗对话还是有点傻里傻气的。

布鲁门贝格怀疑是否真的可以与这头狮子对话。他并不会站起身来，抚摸狮子的鬃毛，然后熟练地带它去遛弯。狮子看起来完全不需要这样温柔的对待。尽管毫无惧意，但布鲁门贝格对狮子怀着深深的敬意。

这头狮子到我这儿来，因为我是最后一位懂得欣赏他的哲学家，布鲁门贝格想。想到这里，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虚弱的感觉，肯定有一瞬间，他在这个懒洋洋地躺在地毯上的庞然巨物面前闭上了眼睛。再次睁眼的时候，他看了一下钟，三点一刻，夜已经很深了。

狮子身上的气味不香不臭，散发着中规中矩的狮子的气味。对于那些喜爱狮子的人来说，当他们从动物园回来努力回想时，或许更容易察觉到狮子的气味。布鲁门贝格虽有充分的理由称自己是一个喜欢狮子的人，但却不曾留意过狮子的气味。这种扑鼻而来又快速消逝的

气味在他的房间里蔓延开来，时而清晰，时而逝不可闻，唤醒了他的感官。

各种想法以前所未有的立体感强有力地在他脑海里涌现，就像他的保险柜翻倒了，里面保存的三万六千六百张机打的索引卡片并非整盒掉出，而是如同索引字母和注释都没了的小纸片般在他脑中喷洒飞散开来。

要冷静。要深思熟虑。在分析画面和问题的時候，人们只有把单个画面和问题拿到面前审视才能取得进展。这头狮子是谁？在尽力审视如潮般涌现的想法时，布鲁门贝格感到了一丝兴奋。

阿高厄^[1]误杀的狮子。狮王宫廷集会^[2]的寓言。大卫王的狮子，怒吼着。从迦南之地^[3]永远消失的狮子。新教圣人马可的象征。埃及的玛丽亚^[4]和她的守护

[1]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创立者卡德摩斯的第三个女儿，发疯后误以为其子为狮子，亲手将其杀死。

[2] 德国民间史诗《列那狐》(Reineke Fuchs)中的情景。

[3] 即《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应许之地。

[4] 《圣经·使徒行传》中的人物。埃及的玛丽亚原为淫妇，一次在十字架节时走进圣墓教堂，在门口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出。她感到罪孽深重，便向圣母祈祷，她听到有声音叫她去约旦河那边寻求安宁。于是她去沙漠忏悔了48年，直至死亡。临死前在沙地写下遗言，请求教士埋葬她的遗体并为她的灵魂祈祷。

狮子。圣哲罗姆书斋^[1]里温驯的动物。这头狮子是谁？

布鲁门贝格命令自己在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圣经》，狮子的形象时隐时现。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虽然他的记忆力一向精准无比，比他认识的所有人都要强，却偏偏在仔细梳理狮子形象的问题上力不从心了。

尽管狮子才出现没多久，布鲁门贝格却已经对它产生了信任；目前还看不出他们之间会发展出怎样的关系，也不知道这关系会不会长久。真是太奇怪了，我已经看到我们之间关系可能长久的希望了，布鲁门贝格思忖着。有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看到狮子微微咧嘴笑了。

狮子的年纪？它已经很老了，甚至有些衰朽，肯定比那些自然猎区里的狮子要老，布鲁门贝格遗憾地确认了这一点。在青年和壮年的时候，狮子的鬣毛想必华美壮观，而今却稀疏分叉。狮子的脊梁突出，微微下陷，浑浊的眼泪顺着眼眶流下来；每当它的肚子因呼吸而隆起的时候，就仿佛轻微的痉挛发作一样，仅这一点就让人担心。

[1] 《书斋里的圣哲罗姆》是德国著名画家丢勒的作品，画中《圣经》翻译学者圣哲罗姆的书斋里有一头狮子。

这头狮子不会是到我的地毯上来断气的吧？布鲁门贝格愣住了。莫非上面有人想捉弄他，所以送了只快要一命呜呼的狮子给他？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不可能，他喜欢这只狮子，就像他所承认的那样，同时他也相信共情对认知的促进作用。他浑身倏地感到一股亲切的暖意，这感觉与自负相去不远。他是一个模范的禁欲者，这头狮子是他应得的。他自豪地告诉自己，经过无数昼夜的工作，狮子是对他的奖赏。

他不可能有埃及的玛丽亚般的感受。他不曾像玛丽亚那样沉溺于荒淫享乐和宴饮无度，自然也没有后来的幡然醒悟。布鲁门贝格从不热衷于此类极端的肉体体验，不需要悔改，而且他也不是女人。枯骨被埋入沙漠、由一头狮子来守墓的想法也令他不快。

阿高厄？胡扯！在酒精激起的幻想中把自己的儿子误认为狮子并将其撕碎，这只有一个来自远古蛮荒的希腊女人才做得出来，更准确地说，她是女性的升华，即古典文化中的母亲。

尽管狮子并没有在他面前睡着，它那长着宽宽的鼻子的头颅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它的脑袋看起来跟猫一样（狮子也在不断打量着他，目光仿佛穿透他的身体一

样)，哲学家还是不由得逐渐产生了一种置身于宁和书房中的感觉。他想起了丢勒画的那张铜桌子^[1]。尽管在他的房间里没有流淌着沙子的沙漏，没有书桌，没有牛眼形玻璃和窗台上的骷髅头，取代温木壁板的是几乎挨到屋顶的书架和地毯，但这个房间与屋子的其他部分显得格格不入。外面夜色已深。人世间的一切奔忙都骤然终止，至多只有一些失眠者在辗转反侧，仅有少数人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布鲁门贝格还是有所怀疑。如果此时他紧闭双眼数到六十——他已习惯通过轻微晃动手指来这么做——然后再睁开眼睛，也许狮子就消失了。一个幻觉，仅此而已。

布鲁门贝格真的把眼睛闭上了，却忙中出错，没有数到六十，只数到了五十八，要他闭眼这么长时间太困难了。

睁开眼。狮子还在那里。

布鲁门贝格来了兴致，想从书桌后面的座位上走出来。屋外月光皎洁。高高的窗户上显出蔷薇黑黝黝

[1] 这里提到的画作即为前文提到的《书斋里的圣哲罗姆》。

的轮廓。也许他可以把窗户打开，一切就都清清楚楚了。

既然狮子显然并无恶意，是不是可以对它做点什么？如果他背对着狮子，会不会有危险呢？布鲁门贝格一边思索着，一边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转动着转椅，以比平时更慢的动作移向窗边。

危险吗？不，应该不会。几秒钟后，布鲁门贝格站到窗边，背部绷紧着放进夜晚冰凉的空气。他再次转过身时，狮子依然在那里。

该是时候开一瓶波尔多葡萄酒了。狮子的出现绝对值得喝杯酒庆祝一下。布鲁门贝格独自举着满满的酒杯，他曾试图在书房里找一个给客人的酒杯，但徒劳无功。要是狮子能用爪子抓住酒杯，它就能与布鲁门贝格碰杯——现在这个想法也不那么滑稽了。

狮子的头略往下低了一些，一边依然坚定地望着他，它已经活了十六年、十七年还是十九年了？巨大的脚印踏在布哈拉地毯上，这块地毯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狮子选择在这温暖的地毯上躺着，看起来像一只家犬。它还知道对称呢，布鲁门贝格想，因为狮子刚好躺在地毯的正中央，看起来它

还懂得审美。这块地毯是布鲁门贝格书房里最贵重的物品，浅浅的脚印位于紫红和蓝绿渐变成黑色的地方——确实是一件精致的作品。

尽管他的书房里并无可弃之物，布鲁门贝格还是感到遗憾，他并没有安托内罗·达·梅西纳^[1]画中那样富丽堂皇的房间。那位意大利大师深受尼德兰画派影响的作品映入布鲁门贝格的脑海（现在他的记忆力又回到了精准的运作状态）：观赏者的目光透过石头大门，落到台阶上的孔雀、铜碗和鹌鹑上。在豪华的内室里有一处阶梯，一、二、三，三级台阶向上抵达讲台。那位虔诚的学者身披红色长袍，戴着红帽，用修长的手臂翻阅着一本书，书倚着书桌倾斜的平面在他面前摊开。左边是令人迷醉的窗外景色，小山丘上种着几株柏树。右边，在学者的讲台后面，一只瘦弱的狮子从黑暗中走出来。它没有狮子那样的腿和宽大的脚掌，倒是长着灰狗一样的小腿。安托内罗很可能从没亲眼见过一只狮子。

[1] 安托内罗·达·梅西纳(Antonello da Messina, 1430?—1479?),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他的作品受到了早期尼德兰美术的影响, 并将这种影响带给了威尼斯画派。他较著名的作品多是祭坛画和肖像画, 其不用线与影而用色彩塑造形体的绘画手法, 深深影响了后继的威尼斯画派发展。